

俞太史
斷句

古事比

第十一冊



古事比卷之三十三

桐山方中德田伯輯著

邵陽學人王梓琴伯較

豪爽

河東守田延年行縣令。文吏東。武吏西。尹翁歸伏不肯起。曰。文武兼備。惟所設施。漢章帝令文郎居左。武郎居右。方儲正住中。曰。文武兼備。惟所施用。漢以視上馬橫轡。下馬賦詩。上馬殺賊。下馬作露布。孰優。

章帝以亂絲付方儲使理。儲拔佩刀三斷之。曰。反經任勢。臨事亦然。齊神武使子各治亂絲。文宣高獨抽刀斬之。曰。亂者須斬。偶事

擊蛟毀壁者。澹臺子羽也。赴江刺蛟者。荆之飲飛也。拔劍入水。三日三夜。殺三蛟。一龍者。東海勇士菑丘訢也。沒水劍斬江中蛟者。許遜也。投水搏殺蛟者。周處也。拔劍入水。蛟繞其足。揮劍截蛟。水為俱赤者。晉襄陽守鄧遐也。持刀沒水。江水盡赤。左手持蛟首。右手持刀。奮波而出者。隋趙昱也。偶事

裴之橫不事產業。兄之高為被。被蔬食以激之。歎曰。富貴必作百幅被。後守吳興。竟成其志。吉士瞻少時。擲博無視。為儕輩所侮。及平魯休烈軍。得絹三萬疋。乃作百幅。餘賜軍士。并梁書

周穆王至巨蒐之國。以牛馬之漣洗王之足。唐馬周入長安市。以酒洗足。石裕以酒浴身。欲使毛節識其味。段文昌以金蓮花盆盛水濯足。

大字斷句古事比一 卷三十三 豪爽 簡數 上海圖書館藏

裴鈞大宴。裴弘泰竭座上小爵。至航船。隨即置器于懷。有銀海受一斗一飲而盡。索馬竟去。鈞使人問之。方箕踞而坐。稱所得銀器凡二百餘兩。蜀潘岷聘朱溫。簇在席器。次第注酌。歸館溫使人偵之。岷簪筍篲冠。手稱所得酒器。令下人收之。然為貪夫藉口者多矣。事偏

贈以寶貨一船。即鞭奴婢。張建封也。建封貧時。請尚書裴寬。寬察非常。以寶貨一船及奴。延燒

七十餘艘。飲酒不止。張孺才也。孺才與侍中羊侃。聯舟共飲。火延燒。孺才猶不去。如此氣量。可堅雄駁矣。

才士以豪爽見奇。陳子昂千緡破琴。陽十年居京師。有賣胡琴者。聲千緡。市之曰善。此樂居宣

百軸。馳走京。載不為人知。此樂工之役。遂舉。而破之。卑文案。遍贈會者。一日之內。聲華溢都。顧長康百萬注疏。瓦官寺僧請勾疏曰。宜備一

第一日。觀者請施十萬。第二日。請施五萬。第三日。任其施。及開戶光。照一寺。施者填集。俄而百萬。

簡傲

李白謁宰相。封一版上題曰。海上釣鰲客。云以虹蜺為絃。明月為鈎。以天下無義氣丈夫為餌。時相悚然。張祐嘗謁李紳。自稱釣巨鰲客。云以虹為竿。月為鈎。短李相為餌。紳默然。厚贈之。李

狂也直。張得無誕妄逼人耶。唐詩人秦系。自稱東海釣鰲客。事偏

王衍不與庾徵交。徵卿之不置。北魏邢祖信父遜為李庶所卿。因詣庶曰。暫來見卿。還辭卿去。

庶父諧杖庶謝焉。陸慧曉未嘗卿士大夫。皇甫真卿王猛猛曰。昨拜今卿。何恭慢相逢耶。鄭果

謂宋憬曰。公奈何卿五郎。卿人信近簡傲哉。前

劉孝綽每朝集公卿間。無所與語。反呼騶卒。訪道途間事。謝幾卿遊宴不得醉而還。因詣道邊

酒壚停車褰幔與車前三騶對飲郭恕先時與役夫小民入市肆飲食曰吾所與遊皆子類也前
蕭穎士不識王吏部而謂有紫衣翁避雨穎士侮之雨止呵殿而去始侯泳不識豆盧相而侮
僧院獨坐一雙泳自外人殊不願揖微岸藤榻見僕御肩輿 賈島不識宣宗而奪其卷雖邂逅
方知貢歲自疎飛疎公亦恕其不識留酒十五乃小慙也

可原而傲終凶德

許敬宗多忘性輕傲或謂其不聰曰卿自難記若 沈昭略不識王融請王僧祐因遇沈昭略未
遇曹劉沈謝時中摹索著亦可識 相識顧盼曰是何年少融殊不

平曰僕出于扶桑入于賜谷昭耀天下誰云不知而卿此問昭略曰不 關康之了不相盼願延
知許事且食蛤蚧融曰物以羣分方以類聚君生長東隅應嗜此味

候見散髮披黃布帽席松葉枕白石一王恬散髮而出謝萬嘗過恬恬使人內久乃沐頭散髮
跪而卧了不相盼延之等咨嗟而去

返而張敷臥不起謝亮聞其好學過候之 丁謚交脚臥不起諸王亦欲偕之不知謚已得直
開門入謚卧不起呼奴促呵使去

謂世間無可語李充也號負圖先生嘗餌術經旬不謂唯韓山一片石堪與語 庾信也愛溫
還言明帝教繫以功臣子原出

韓山碑曰錄若人太學不與同郡符融言仇覽也竟不與座上客共語 羅含也答主人曰相識
驢鳴犬吠耳

舉扇搖凡客不與交言蕭子顯也在王敦坐唯歎謝長史鯢 可與言都不盼敦王澄也在大將

軍坐見衛玠都不顧王謝琨也

劉巴不與張飛語飛嘗就巴宿巴不與語謂諸葛曰 謝眺不與江革語詔嘗語眺眺言有一詩
問故曰定

復不意

大愿末玄覽禪師住荊州陸岵寺張瑒嘗畫古松于壁符載讚之衛象詩之亦一時三絕也覽

大字斷句古事比 卷三三 士 上海錦華圖書館印行

悉加望焉曰無事亦吾望。徐常侍聘齊魏收錄文集云徐傳之江左徐濟江沉之曰為魏公藏拙。崔信明楓落吳江冷。鄭世翼以他句不稱投江。崔顥十五嫁王昌得小兒無禮之呵世固有好面折人過者。

孫子荆長揖石苞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袁淑謂始興王濬曰朝廷遣下官本以光公府望。

富人齎錢十萬而揚子雲不月載名。子雲作方言蜀富人齎錢十萬願載一名子雲曰富人遺富人無義正如園中之鹿欄中之牛安得妄載乎

五百金而穆修不月附名。張如白守毫毫富人修佛廟成白使穆修為記富人遺五百金求修附名修投金庭下曰吾不忍以匪人汚吾文也

任誕

牛飲者紂也閻王曦也新序載桀亦然。偶記

晉嵇阮劉畢為裸飲唐鄭愚劉彥等為顛飲宋劉潛石曼卿為巢飲。繁飲猶曰放達也周伯仁

露其醜穢及元康貴游子弟為散髮飲對弄妾婢何止貌不恭哉。前

鄭泉曰願得美酒滿五百斛船四時甘脆置兩頭左右沒飲之。億即啖肴饌酒減隨並不亦快

子畢卓曰願得酒滿數百斛船四時甘味置兩頭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足了

一生矣。前

飲不擇偶者謝幾卿也。詳見簡傲類引兵帥共飲謝奕也步屣郊野道遇一人即與酣飲袁粲也召

豪吏接坐引滿吏挾私白事杖訖復召與飲何承裕也。為監屋成陽二令與人飲酒雜穢非類劉公榮

也嗜酒所遇不擇士庶羅友也徑入人園林不問其主嘯咏自若者王子猷也子敬也袁景倩

某也子猷景情皆為主人款留而子猷獨為顧辟疆所數驅之出明何不幸也偶記

漢陳遵與客飲輒投轄井中閉門有部吏奏事值遵飲大窮突入叩頭白遵母恐誤尚書之期

母乃令從後門出齊高季式閉門與司馬消難留飲一宿乃出之取車輪括消難頭又季式常

醉殺孫塞消難子如之

居母喪飲酒食蒸糲以步兵厨有酒三百石乃求為步兵校尉者阮籍也居母喪飲酒騎射以

太常有音樂多美酒復自中書令求為太常者李元忠也元忠蓋效籍也偶記

裴休常被毆於歌妓院捧鉢乞食韓熙載于歌妓院中徹衣芒屨作瞽者持獨絃琴俾舒雅

執板挽之隨房乞食或曰裴事偶

王僧達守宣城性好獵受詞辯訟多在獵所任防守新安曳杖徒行邑郭詞訟就路決焉蕭敏

子顯達守新安好射雞詞訟者遷於畝焉後張弩損腰而卒前

卒洞簫酒洞好酒無資常攜簫登人門而飲衣代醉編

阮籍聞喪而圍碁快賭既而飲酒二哀耽在艱而變服就局桓溫與債主一

韋玄成待祠不乘駟馬而騎有司劾奏顏延年罷官乘馬出入里閭世稱放誕

袁山松每出遊好令左右作挽歌人謂道上行殯張麟湛小酒後挽歌甚淒苦桓車騎曰卿非

至此顏延之入酒店裸袒挽歌又謝幾卿庾仲容每既醉相與執鐸挽歌諸子可謂失悲歡之常

畢吏部盜禱卓為吏部郎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盜飲為掌裴御史攜飯北史崔瞻

大字新句古事比卷三三去延三上海錦章圖書局印行

宅中送食備盡珍羞別室獨餐處之自若有一河東人士姓裴亦為御史伺瞻食便往瞻不與交言又不命之飭裴坐觀瞻食罷而退明日自攜几飭恣情欲瞰瞻曰昔劉毅在京口冒請職炙豈亦異是君定名士遂與之同食

顧子敦懷杯就酌慎伯錫秋夜待潮于錢塘江上露坐設大酒尊對月獨飲子敦遇馮惟一不為太常每朝士宴集雖不台亦常自至酒酣

名自至即彈琵琶彈罷賦詩詩成起舞時謂三絕

謝虎子據上屋熏鼠王平子澄上樹探蠹人謂晉人達余云晉人定癡虎子熏鼠胡兒無由知

有作此者戲笑之太傅安曰世人以此誘中郎據亦言我共作此胡兒懷熱開齋不出太傅虛託引已之過以相開悟可謂德教王澄刺荊州將之鎮送者傾朝澄見樹上雀巢便脫衣上

樹探蠹而弄之神氣肅然旁若無人

陳遵之曹事數廢為司徒後日出醉歸西曹以故事通之侍曹白遵遵曰適百乃相將琬之眾聞滿百西曹請片大司徒馬官優士又重遵舉能治劇補都夷令

事不理琬為廣都長先主嘗奄至見琬沉醉將加罪諸葛亮曰琬社稷器非百里之才為政以安民為本乃但免官

孟郊以苦吟廢事郊為溧水尉縣南有投金灘湖南有積水郊日乘驢領小吏徑坐水旁苦吟到日西曹務延廢令李卡急白府以他尉代分其俸以給之王績無

功以嗜酒廢事為六合五

桓冲謂騎兵參軍王徽之在府當相料理徽之初不酬答直以手版拄頰曰西山朝來

廬陵從事孟嘉風俗得失嘉對還當問吏亮舉處麾掩口而笑謂弟翼曰孟嘉張率不留心簿

領奏事問之答云事在牒中高祖不悅

阮嗣宗臥鄰婦之側殊不自嫌鄰家少婦有美色當城沽酒籍嘗詣飲醉便卧其側婦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白樂天飲商婦之舟

了無所忌樂天琵琶行蓋在潯陽為商婦作商買茶浮繩以禮執二子謝魯男達矣

了無所忌梁婦對客奏曲樂天移船夜登其舟與飲繩以禮執二子謝魯男達矣

傳詔不見。但于酒樓裸袒挽歌者。顏延之也。與宗人圍酌大盆。有羣承來便共飲之者。阮咸也。溫庭筠無行檢。過淮南丐錢。楊子院為邏卒擊折齒。謝鯤挑鄰家高氏女。女投梭折其兩齒。王儉當朝方宴。無遊苑。蕭琛著虎皮靴策桃枝杖直造儉坐。徐陵為吏尚陳。臨以玉胃簪插髻。紅絲布裹頭袍拂踝至膝。不陳爵里。直上陵坐。

張纘不能對殘客。阮宣子不喜見俗人。阮籍盡哀哭兵女。阮咸盛服追姑婢。

東方朔小遺殿上。謝幾卿小遺閭省。五代唐于嵯溺于時相直廬。因被長流。其談

莊子妻死。登木而歌。梁鴻父亡。捲席而葬。前

好勝

周陽由為守視都尉。如今為都尉。必陵太守。史記甯成為小吏。必陵其長。為人上必操下。如東溼

薪。桓範妻曰。君前欲斬徐州刺史。鄭人謂君難為作下。今復羞為呂將軍。昭屈是復難為作

上。曹爽羅立言偃下傲上。陸遜謂諸葛恪。氣凌其上。意凌其下。能不敗乎。劉瑀性凌物。護

前。不欲人居已上。

田蚡坐其兄益侯東向。自西向。不以撓蓋。寬饒入許伯第。從西階上東向坐。無所屈

兩不相下。劉琨謂祖逖曰。若四海鼎沸。豪傑并起。吾與足下。當相避於中原。梅陶鍾雅數

說事多辨語。祖納輒困之曰。君汝穎之士。利如錐。我幽冀之士。鈍如槌。持我鈍槌。捶君利錐。陶

雅並稱有神。雖不可捶。納曰。假有神。雖亦有神槌。殷浩語孫安國曰。卿莫作強口馬。我當穿

卿鼻孫曰卿不見決鼻牛。人當穿卿頰。交韓熙載奔吳李穀送至正陽痛飲而別謂穀曰吳若用吾為相當長驅以定中原。穀笑曰中原若用吾為相取吳如探囊中物耳。

同藝相忌 王靈智以答君謨射過已謀欲殺之吳道玄以皇甫軫画過已募人殺之

人情之徇名而好勝也輸攻而墨守。鶴飛而錫卓鍾書而荀畫羽芥而距金。馱牛豆粥何益人毛髮事而兩不相下。遂成怨府。豈所謂一棲不兩雄。一淵不兩蛟乎。大必

嫉忌

鄧騭惡虞翻則以為朝歌長梁冀惡張綱則以為廣陵守孔融忤董卓諷舉為北海相

取稿投淵李賀有表兄與賀有筆硯之舊恨賀傲忽賀死給取其稿盡投淵中文成碑碑乾符中顏標典鄒陽郡鞠場公宇初構

不從時已刊梁安成王蕭欽博雅擅文章柳信言差遠徽敵一日石命辟其碑擅文獨步

李斯姚貴毀韓非絳灌馮敬之屬害實生胡常心害程方進江公嫉王式式讓諸生曰本不欲來竟為豎子所辱

胡瑗孫復同為直講復教養不及瑗而治經過之然二人論見多不合常相避不見

梁武策錦被事咸言已鑒劉孝標忽疏十餘事帝不覺失色自是惡之蔡攸徵瓜事座客不敢

盡言董彥遠連徵數事攸遂外補之又沈約以疏栗事得罪梁武咸世君臣讓德乃宋代亮至爭能凡讓者必見其大凡爭

者必就其小偶記

忌才而害之如湘東王暕之醜劉虬使藥之而宋齊正之沉汪台符使親信誘台符乘舟

忌名而害之如賀環之殺謝彥章環善將步兵彥章善將騎兵壞惡其與已齊名密譖于上與

肉亡無日矣

唐玄宗因優人之魘戲而罷宋璟宋富宗因優人之戕冠而出晦菴邪臣害正之計巧哉記

唐孟詵以識藥金左遷台州司馬宋徐樞經史百家應對如流卒為朱异所忌出為郡守

李林甫怒李壯海宜也姚崇亦嫉之李輔國惡李鄴侯宜也常袞亦忌之

令狐略沮馮衍之見畧謂王護曰行求見欲毀居也遂共排間不得入王國寶沮王珣之見

王雅薦珣于李武常夜與國寶雅相對戲有酒色令珣珣國寶亦太宰之沮見也子圍見孔子

宰曰已見則視子猶登風也太宰因弗復見

圍曰亦將視子猶登風也太宰因弗復見

紹而中之者翟輔詐孫懿以圖書尚書缺詔試高第者補之輔自恃能高而忌懿乃往侯既坐

害觀君表相似當應之僕受恩故懷惟涕泣懿怪而問曰圖書有漢賊登牀以才智為中官所

愴耳懿遂移病不試由是輔對第一李林甫謂李適之以華山採金適之林甫不為林甫陰賊

國適之性疎為帝道之以問林甫對曰知之久矣願陞謂曰華山金採之可以富

下本命王氣之舍不可穿治帝以林甫愛已而諫適之謂盧綽子以憚遠請老立宗嘗陳勸

憚而帝數其醜請林甫名綽子曰尊府素望上欲任以交廣若政樓綽垂歎按

憚遠行且當請老綽懼從之因出刺華州授唐書上欲任以交廣若政樓綽垂歎按

以犀首官名公孫告臣賀王得賢相王曰子安聞之曰犀首告臣王怒遂行陳轅宣仲即

侯以城虎牢轅怒申侯之名已子召陵勸之域其賜邑李林甫給嚴挺之以稱疾安在林甫召

其弟頊之道舊且許美官因給挺之稱疾願就養京師既奏挺之有疾

王微荅始興王濬牋袁陽源謂為詐屈微與從弟僧綽書及復辨之歐陽永叔為尹師魯作墓

大字斷句古事比

卷三十三

自矜

上海師範大學圖書館印行

誌人有議其畧者。歐復作論述其文之法與意。人欲自居其是。抑之而更伸之。

齊席毘嘲劉述云。君輩詞藻譬若朝菌。豈比吾徒千丈松。常有風霜。不可彫悴。韓浦嘗輕洎曰。吾兄文如繩樞草舍。予文是造五鳳樓手。六朝吳遂邁好自勝。而嗤鄙他人。檀超笑之曰。昔劉季緒才不逮于作者。而好詆訶人文章。季緒瑣瑣何足道。遠邁何為者乎。

王元長謂劉孝綽。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袁淑謂謝莊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正靈鞠謂王令。文章大進。何如我未進時。杜必簡嘗語人曰。吾文章當得屈宋作衙官。吾筆當得鍾王北面。及病。謂宋延清。武平一等曰。我在。久壓公等。但恨不見替人。俱矜謂太過。

桓榮為太子少傅。輜車乘馬。謂諸生曰。稽古之力也。北魏董徵詔教授京兆清河廣平汝南四王。誠子弟曰。此之富貴勤學所致耳。夫學非以梯榮也。如二公語似薄。然以勵子弟。亦無不可。荀伯子以廕籍自矜。謂王弘曰。天下膏粱。惟使居與下官。爾宣明之徒。不足數也。崔悅以籍地自矜。謂盧元明曰。天下咸門。惟我與爾。傅崔趙李。何事者哉。崔暹聞而街之。

劉悛曰。極進故是第二流。桓溫謂會稽王談更進悛云云。溫曰。第一復誰曰。故在我輩。王坦之曰。過江來。正用第二人。江彪領選。

將擬為尚書郎。坦之云云。何得以此見徽彰。遂止。

卻詵曰。猶桂林之一枝。崑山之片玉。刺雍州武帝於東堂會。遂詵曰。臣對策為天下第一云云。鄭仁表曰。天瑞有五色雲。人

瑞有鄭仁表。洎子恃才傲物。以門地人物文章。具美嘗云云。

劉畫曰使我數十卷書行于世不異齊景之千駟舉秀才不第撰高才不過傳三篇自謂博物奇才每云云崔儵曰不讀五

千卷書者無得入此室字岐叔負時才地忽魏文帝為閣書觀讀書千卷登此觀登者六人而已

周顒答庾亮曰何乃刻畫無鹽唐突西施亮謂人以君方樂廣顒答之王儉答徐孝嗣曰不意老子遂與韓

非同傳王儉則王儉俱開府儀同三司臧武仲自以為聖白圭自以為禹司馬長卿自以為相如揚雄自以為孟軻崔浩自以為子房

世終莫之許也

後魏河間王瑒曰不恨我不見石崇恨石崇不見我張融答梁武帝曰非恨臣無二王法亦恨

二王無臣法又曰不恨我不見古人恨古人不見我

樂陽令謝游自以大儒有名薛宣鑄之九江守戴聖自以大儒有名何武案之

胡僧祐好書愛緙綴然鄙野而自矜伐隋崔儵以讀書為務頗自負而忽人

王僧虔戒子書曰聞老子卷頭五尺許未知輔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說馬鄭何所異指例何所

明使盛于麀尾自稱譚士宣甫持正混與李生書曰讀誦未有劉長卿一句呼阮籍為老兵筆

語未有駱賓王一字罵宋玉為罪人書字未識偏旁高談稷契讀書未知句讀下視服鄭矣

唐王適自稱奇男子皮日休自號閑氣布衣

漢戴良答謝季孝曰我若仲尼長東魯大禹出西羌獨步天下誰與為偶禰衡曰大兒孔文

舉小兒楊德祖

大字新句古事比

卷三十三 不端

上海錦章圖書局印行

漢高祖奉王卮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以臣無賴不如仲力今所就與仲孰高太上皇竟無一言。朱溫為節度使其母王氏猶傭食蕭縣劉崇家始迎以歸溫舉觴為壽曰朱五經教授鄉里號為朱五經平生讀書不登一第有子為節度使無忝於先人矣母惻然曰汝能致此可謂英特然行誼未必如先人也溫母賢于太上皇遠矣。

不揣

楚莊王伐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遂滅蕭楚伐莒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圍莒莒潰遂入鄆齊侯伐魯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鬼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殺之臆諸城上齊遂取龍莒一小國蕭一附庸龍一邊邑不度德量力至於滅亡

臧嚴作棲鳳春秋以配獲麟考誕至矣彼子雲之太玄擬易法言象論語王長文通玄之稱經文中子中說之比例尚不免於訾議以土壤而並岱宗亦何其不自量也

李赤摹白黃樂地摹樂天荀鳴鴨摹鳴鶴喜來遊山乃宋遊道族弟謔耳蘇天年號西坡

楊俊之曰家兄亦不知我是才人北齊并州士曰才華不為妻子所容何況行路

董賢父曰我家何負天下馮聿亦曰我家何負四海

韓子論荀楊之疵而韓子之疵有甚于荀楊荀卿譏六子之蔽而荀子之蔽不下于六子班固

論子長是非頗謬于聖人而范曄論固以為自見毫毛而不見睫東坡私試策問

性偏

何次道元好佛。供給沙門而不施貧乏。殷仲堪好道不悛財賄而嗇于周急。

崔浩不好莊老之書。非毀佛法。楚釋典捐因欲修服食師事寇謙之。謙之有神中錄圖新經唐武宗奮然

除去浮屠之法。而躬受道教之錄。服藥以求長生。

公府掾吏皆羸車小馬。不上鮮明。而司徒掾陳遵獨極輿馬衣服之好。謝弘微居身清約。器

服不華。而滋味盡其豐美。王濤修子味而儉于服。王子陽吉家居布衣蔬食。而好車服極

為鮮明。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辛慶忌食飲被服尤節約。而好輿馬。號為鮮明。

桓暕父鸞卒。姑楊賜妻赴哀。止傳舍。整飭役者而後入。暕心非之。勞問終無所言。袁忠乘船

戴笠詣王朗。見左右皆著青絳采衣。非其奢麗。即辭疾發而退。

桓帝欲圖姜肱。韜面不見。以被韜面言威眩疾橋玄逼致姜岐。堅卧不起。名為吏稱疾不就。故督郵尹並逼致之。若

不至逼嫁其母。岐堅卧不起。士大夫諫。玄乃止。

朱暉被劾去。臨淮屏居野澤。不與邑里通。第五倫會稽免歸田里。身自耕種。不交通人物。

庫狄士文雖鄰里至親。莫與通狎。史主杜絕人事。親故莫見其面。每遊外墅。乘婦人隨車以自蔽。皆以固必

而自任也。王昶請與阮籍相見。籍終日不關一言。羊欣自非循省近親。不妄行。詣行必由

城外。未嘗入六關。有病不堪拜伏。辭不朝覲。高祖恨不識之王育行已任。性頗不偶俗。妻喪弔者不過四五人。此皆

孤行絕物。而無所顧忌也。

吳祐同僚無私書之問。上司無牋檄之敬。在膠東書不入京師。此介而正者。

鉅鹿李孚本郡饑困。嘗種薤。索者不與一莖。亦不自食。此介而過者。

楊軻非入室弟子。莫得親言。疎實異客音旨未嘗交也弟關康之愉獨處一室。不通賓客。弟子

以業傳授。董遇教學者先讀百遍。而從學者少。治老子作訓注入善左氏傳更為作朱墨別異

雨晴之餘

王僧祐不見從祖弟。儉詣之不見武帝問武王裕之敬。剋日見兒孫。歲中一再見子恢之請假

果假日將盡于閣外拜辭流涕而去平常人。後執別構精廬。遠妻子。以三子不率父業別構精廬置經籍其中一奴

老東安公刀雍等共飲噉之

附立異

灌夫諸勢在已之右。必陵之士在已之左。並敬與鈞。嚴延年為河南守人言當死者一朝出之。言當生者。詭殺之。若延年者。以微詞謬授反易為人所中。

延年為吏貧弱。雖臨法曲文以出之。豪傑侵小民者。以文內之。王溫舒異是。則徇人情也。

古事比卷之三十四

相山方中德田伯輯著

邵陽學人王梓琴伯較

尤悔

漢武感車千秋之言而作思子宮

權千秋為丞相族江充家焚蘇文于機橋上及泉鳩里加兵刃誅太子者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于湖晉惠

感閭繒之言而作思子臺

愍懷太子之喪大風雷電韓益飛裂帝威繒言立臺

因事思人

越后庸來聘且言郗田康子病之言及子贛曰若在吾不及此矣

漢高至廣武

赦劉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

先主自橈亭還諸葛亮曰法孝直在必不使主上東行

魏武自荊州還曰郭奉孝在必不使孤至此

孫權因征遼將士沒於海曰使虞翻在此役不

成何三雄一揆也

唐太宗自遼左還

征高麗不

亦曰魏徵若在朕無此行彭城王鎮豫章

數日謝述唯勸吾退劉班唯勸吾進

宋文帝曰謝述若存義康必不至此

魏主至瓜步宋文帝曰檀道濟若在

事豈至此

蜀王

得罪文帝曰元嚴若在吾兒豈有是乎

太子勇廢上曰劉行本在勇當

不及于此

契丹圍雁門煬帝曰使長孫晟在不令至此

却惜曰使嘉賓不死鼠子敢爾

馬援曰念少游平生語何可得也

蔣秀歎曰任功曹真人吾違此謹言以至此

秀為臨海郡將貪不

奉法功曹任旭謝去秀被收旭狼狽營送

李德裕謫袁州嘆曰門下愛我皆如杜顓吾無今日

德裕貴戚賓客無敢忤惟顓數諫止之

越遷吳王爾東夫差曰悔不用子胥之言

頽川盜起光武悔不用郭子橫之言

將征颶翼郭憲言東方初

定不宜

呂布襲下邳先主恨不用陳羣言

羣說東與術爭布襲其後雖得徐州事必無成

關右大叛太祖悔不從衛顓

議鍾繇求以兵入關頭以西方諸將厚加爵號不憂其變若以兵入關彼必驚擾洹水兵敗爾朱兆叩心謂慕容紹宗曰不用公言以

至于此諫曰高歡統六鎮歡請就食山東紹宗乘勝追字文泰垣襲祖述弟榮祖之言宋孝武使殿襲祖臨死與榮祖書梁王贊失襄陽

乃恨不用尹德毅之言德毅曰魏精銳盡萃於此若設享會因而斃之分命諸將掩其營壘收江陵百姓撫而安之然後朝服濟江入踐皇極器刻之間大功可立營

不歐陽紇恨不納袁敬言歐陽頠卒子紇有異志敬諫不從章昭達禽紇陳寶應悔不從虞寄計寶應敗走謂子杵秦

日今曹王明坐法遷黔中曰吾愧不用孔長史言以及于此不循法度孔

申屠嘉悔不斬晁錯宋璟悔不殺張昌宗積每諫不悅

凡撰文字是非毀譽不宜草草如陶穀悔作禪詔孔文仲悔作伍川彈文尹樞悔作張魏公彈

文近李西涯悔朱文公悔作紫巖墓碑陸放翁悔作南園記姚雪坡悔作秋壑記是也近李西涯悔

李斯將死而思東門牽犬陸機將死而思華亭鶴唳諸葛長民將死而思丹徒布衣劉黑闥將

死而思家居鉏耒晚矣

馬援言王磐當屏居果與蘇鄴丁鴻連坐死又謂呂种曰諸王賓客有大獄及收補牽引呂种

豫其禍歎曰馬將軍神人也李沆謂王旦曰人主當使常懷憂懼及西夏納款遂封岱祀汾

大營宮觀旦歎曰李文靖真聖人也范仲淹力免誅晁仲約及弼富鄭公按河北回及國門不

得人未測朝廷意歎曰范六丈真聖人也何曾謂諸孫必及于難及綏被殺兄嵩哭之曰我

祖其殆聖乎宋欽臨刑歎曰高允其殆聖乎允謂欽曰問湛所營分寸恐為

祖其殆聖乎謹門萬世之禍湛勸治刑國史